

在國外和在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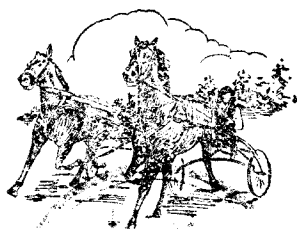
康德拉索娃 丘林合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在國外和在國內

康德拉索娃 丘林合著
文嵐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M. KONDRASHOVA, I. TYURIN
IN FOREIGN LANDS AND AT HOME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0

書號 592 文學 115

在國外和在國內

著 者 [蘇聯] 康德拉索娃 丘 林
譯 者 文 嵐

青年·開明聯合組編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十二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5 1/2 字數 109,000

定價 5,200 元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2,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以報告文學的體裁描寫了蘇聯列寧集體農莊的輝煌成就。作者以幾個集體農民的親身經歷，尖銳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和黑暗，更有力地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些農民在沙皇時代受到種種壓迫，土地被剝奪了，生活無法維持，他們夢想到美國去找溫飽的生活，可是到了美國，他們所遭遇的却是貧困、飢餓和失業。偉大的十月革命成功以後，他們回到蘇聯，在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關懷和幫助之下，和祖國同胞一起參加集體農莊運動，建立了列寧集體農莊，找到了他們所夢想的美好生活。

從這本書裏，讀者也可以看到蘇聯的集體農民在黨的領導之下，怎樣以忘我的勞動創造了幸福的生活。作者用具體的數字說明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較之分散的個體農業具有無比的優越性。

目次

前言·····	一
在海洋的那一邊·····	五
二十五年以後·····	一八
集體農莊的「百萬富翁」·····	四二
新的行業·····	六〇
強盜的法律和人類的法律·····	七二
向城市看齊·····	九〇
葉卡特林諾夫卡附近一個集體農莊的晚會·····	一〇三
寡婦的命運·····	一二六
集體農莊莊員愛德華·哈林頓·····	一三三
給卡爾洛弟弟的一封信·····	一四〇
巴維爾·茹辛在戰時與平時·····	一五八

前言

一九二九年，我國農民開始大批地加入了集體農莊。從小規模的個體耕種轉變到大規模的集體耕種，從私有的財產轉變到公有的、集體農莊的財產，這一種轉變，它的基礎是由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以前所成就的一切奠定下來的。奠定了這個基礎的，是把拖拉機和其他機器供應鄉間的社會主義工業的成長；是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向國家繳納糧食的運動中對富農進行的堅決鬥爭；是使農民們逐漸習慣於集體耕種的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是第一批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經驗，它們向農民們證明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耕種較之小規模的個體耕種具有無比的優越性。

自從大多數農民從舊的資本主義道路轉變到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以來，二十年已經過去了。而我們的集體農莊還是在這以前建立的，最近我們已經慶祝了它的二十五周年。

——世紀的四分之一——這些年代我們得到了多麼豐富的經驗啊！我們對黨，對政府，對斯大林同志應該表示深深的感激，因為集體農莊制度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上引起了深刻的、致人歡欣鼓舞的變化。

這些雜記的作者在這本「在國外和在國內」一書中所告訴我們的，正是這些變化，是社會主義替農民們帶來的一切。

在慶祝我們集體農莊二十五周年的時候，我們想起了我們曾經走過的道路：我們對富農的鬥爭，為克服耕作的困難、為克服在我們莊員中間滋長的小生產者的心理而進行的鬥爭。

我們集體農莊的歷史上有許多有趣的事情值得一說，但是本書的作者不打算去寫它的歷史；他們感到興趣的，是在克服了主要困難以後的今天的農村。他們要描寫我們的集體農莊，以便說明我們整個集體農莊莊員們目前的生活，指出在他們的生活上和勞動上曾經和正在發生的驚人的變化，指出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區別怎樣逐漸消失，農業勞動怎樣正在變成工業勞動的一種形式。

在我看來，這本書中的一件主要的事情，便是它所指出的兩個世界的對照——我們蘇維埃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對照。書中所描寫的農民生活，反映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新的廣闊的遠景已經在我國農民的面前展開了。

米哈依爾·諾維科夫，庇奧特·普森科，柯爾尼·薩迪拉科，波利斯·格利哥倫科，費奧多爾·瑪楚克以及另外幾個人，他們年輕的時候在沙皇時代離開了俄國，到加拿大、美國和澳洲去找他們的出路。他們原是被貧困和缺乏土地這兩件事情趕跑了的，可是到了外國以後，他們也遭遇到同樣的貧困和虐待，同樣殘酷的壓迫和剝削。這些人後來都成了我國集體

農莊的莊員。

偉大的十月革命以後，他們抓住了最初的機會離開外國，回到他們的被解放的祖國來。他們幫助在唐波夫省建立了列寧集體農莊，他們以前在大洋的彼岸曾經枉費心機地尋找的幸福，如今在故土，在自己的國家，在列寧集體農莊找到了。

和俄羅斯人，烏克蘭人以及白俄羅斯人一同來到的，有許多外國人。他們中間有些人來到這裏真正打算用他們的雙手建立一種新生活；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期望能夠找到替他們準備好了一切現成的東西。當然，沒有人會把舒適的生活放在一個盤子上奉獻給他們——蘇聯人民是靠著鬥爭，靠着刻苦的工作得到他們的幸福的。

被私有財產的觀念所腐化了的這些外國人，不願跟別人並肩努力，克服困難，因此他們又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去了。對於這種情形，人們有什麼話可說呢？人們只會說絆腳石已經搬開了！那些留下來跟我們在一起的人們，現在都過着富裕的生活。資本主義制度的天然的學生兄弟——失業現象，久已被他們忘却了。他們當做惡夢一般地回憶他們以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過的生活。這本書的作者敘述到外國去找出路而最後在本國才找到出路的那些人們的故事；作者生動而使人信服地描寫了農民和一般工人在國外生活時所遭受的壓迫，所經歷的艱難貧困。

當然，這本書沒有把我們集體農莊的生活繪出了一幅完整的圖畫。我們農莊工作中的一

些部門在這兒只是附帶提了一下；我們生產經驗中的一切細節並沒有完全寫下來。在爲了增強我們共同的事業曾經而且正在不倦地工作的列寧集體農莊的幾十個主要莊員中，作者只是敘述了他們所會晤的人們的生活和工作，而這些人只是幾十個主要莊員中的少數幾個罷了。作者把巴維爾·茹辛的家庭——一個普通莊員的家庭敘述得很詳細，這是非常正確的。我們這兒有很多這樣的家庭。

作者着重指出列寧集體農莊是先進的集體農莊之一，那是一點也不錯的。但是在蘇聯，有不少的集體農莊，它們的莊員們甚至比我們還要富裕些。許多集體農莊跑在我們的前面，有的在收成方面超過了我們，有的在牲畜的生產力方面超過了我們，因此它們對於每一工作日單位都付出更多的實物和現款。這證明了我們的集體農莊壯大得多麼快，蘇聯農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上升得多麼高。

蘇聯一切集體農莊的富庶和繁榮的日子，爲期不會遠了。這是布爾什維克黨、蘇維埃國家、我們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斯大林同志每天關心的事情，這是千百萬集體農莊莊員、我們的工人階級和我們的蘇維埃知識分子正在努力推進的事情。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
列寧 普·佛金
集 體 農 莊 主 席

在海洋的那一邊

利比發的街道已經乾了。一陣溫暖的、溼潤的風正在吹來。樹木開始發芽。濱海區的農民們正在準備到田裏去。這時，一九二二年的初春，一艘來自美國的輪船駛進了港口。

和蘇維埃俄羅斯切斷水上交通以後，這一個港口差不多已經變成死港了。一隻船從國外駛到是一個重大的事件。這一隻船駛到的消息轟動一時；船上有許多俄羅斯農民和烏克蘭農民。

從美國來的這些農民們沒有一個人願意留在資產階級的拉脫維亞；他們不過在這兒換車，繼續他們到蘇維埃俄羅斯去的旅程。他們把行李匆忙地從船上運到車上，因為他們深怕趕不上春播。

地方上的商店老闆們對新回國的人們加以嘲笑，並且警告他們說，他們會被直接送到「切卡」^①那裏去的。然而碼頭工人們對他們表示熱烈的歡迎，一個替他們扛行李的碼頭工

① 蘇聯在一九一八年成立的特別委員會，專門負責肅清反革命和怠工行為的工作。切卡是特別委員會的簡稱。

人公然欽佩不置地喊叫了出來：

「好啊，伙伴們！」

在外國經歷了多年的艱難困苦以後，這些農民們如今回到祖國來了。他們在國外的幻想破滅了，因而產生了厭倦的情緒。只有想到現已解放了的祖國，他們的精神才得到支持，他們想到他們的國內已經沒有地主，他們終於能夠生活得像個人樣了。

這些旅客們在什麼事情上面的幻想破滅了呢？為什麼他們離開了那迷人的「繁榮的國家」，那「美洲的樂園」呢？

要了解這一點，首先就必須知道他們是為什麼離開了他們的祖國的。

這些農民都是在遼闊的俄羅斯帝國的各地誕生和長大起來的，他們的父親和祖父們以前都是農民。但是，儘管他們出生的地方是天各一方，他們的命運却完全一樣，那是沙皇俄羅斯時代大多數農民的命運——無法挽救的貧困，並且在擁有最好和最肥沃的土地的地主與富農的壓迫之下。

在船上的旅客中間，有一個身強力壯的烏克蘭人，名字叫做費奧多爾·瑪楚克。他的爸爸葉菲姆·瑪楚克是佛爾歇尼亞省佛爾卡·拉多什欽斯卡雅村的一個無地的農民。「無地的農民」這個詞兒聽去像是一個刻薄的笑話似的，等於說「沒有農場的農民」，可是實際上正是如此。

葉菲姆·瑪楚克和他的全家，替富農們幹了二十年的活。他甚至把麵包節省下來，攢下錢去買一小塊土地。後來他終於能夠買四俄畝的土地了。但是當時他有六口人要養活，到費奧多爾十三歲的時候，家裏已經有了八口人，全家又吃不飽了。於是葉菲姆決定叫他的兒子自個兒掙飯吃，他替他在鐵路上找了一個活幹，做護路工人。

孩子幹起這樣的活來太吃力了，但是他依舊咬着牙幹下去。每到晚上，他都要累得全身發痛，他不曉得第二天怎樣才能接着幹下去。

費奧多爾十五歲的時候，他的村子裏一羣無地的農民們決定到美國找活幹，他便決心跟他們一塊兒去。只要他能逃避那一種壓斷脊梁的苦活，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對於他橫豎都是一樣，何況他聽說美國的一切東西都是用機器做的，在那兒幹活又非常舒服呢。

另外一個旅客，庇奧特·普森科，也是還沒有成年的時候就開始自食其力，在基輔省的塔拉什查縣替一個叫做羅哥辛斯基的地主做一名僱農。他做僱農做到二十歲，每天掙十戈比到三十戈比。然後，像費奧多爾·瑪楚克一樣，他也渡洋到加拿大去了。

柯爾尼·薩迪拉科的命運也是這樣。他在靠近黑海的肥沃的敖德薩省度過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初期。他的爸爸葉甫梯希·薩迪拉科也不能有充分的食物去養活他的家庭。兒子一旦長大了，葉甫梯希·薩迪拉科就叫他去替一個德國殖民者幹活。那孩子在這兒勞苦了兩年，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從來沒有充分的睡眠，連一晚上也沒有休息過。

「孩子，你替這個德國人幹活是白累呀，」他的爸爸最後下了決心說。「我們來想一想別的辦法吧。」

那時整個俄國的農民都只有一個念頭——得到土地和麵包。他們紛紛起義，用十字鋤和草耙奪取土地，放火燒去地主的邸第。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國革命的進攻動搖了沙皇的寶座，但是這一次革命結果遭到失敗，一切又跟原來一樣。

薩迪拉科爺兒倆得到了一個結論：唯一的出路就是多買一點土地。但是，即使柯爾尼終生替德國殖民者幹活，他也永遠不能夠攢下足夠買地的錢來。

別的還有什麼辦法呢？他們想到西伯利亞去，因為那兒有荒地。但是沙皇政府却讓移居到那兒的人民聽憑命運的支配，他們寫回來的信裏充滿了失望，一遍又一遍地訴說着到西伯利亞去沒有錢是不成的。

薩迪拉科和他的兒子計算他們需要多少錢才夠到西伯利亞去的旅費，夠買一匹馬，夠買馬具和農具，建造最便宜的茅屋和穀倉，以及購買種籽。這需要很多的錢。於是他們又估計他們賣去了他們的農場以後可以籌劃出多少錢來。然而這個數目證明了根本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到西伯利亞去的路算是斷了。

如果柯爾尼到美國去找活幹，攢下錢來買地，那怎麼樣呢？他的主人家那個德國富農，有兩個兒子在海洋的那一邊，在北達科他州。

「這個德國人一方面用一個僱工，另一方面把他自己的兒子送到美國去，這分明是一件合算的事情，」葉甫梯希·薩迪拉科心裏在盤算着。

經過了調查和計算以後，他們發現到北達科他州去需要一百三十盧布，比到西伯利亞去要少得多。再借五十盧布的債就去得成了。

因此柯爾尼·薩迪拉科便動身到美國去，他深信將來回國以後，帶回的錢至少可以買五俄畝的土地和兩匹好馬。當時他所關心的倒不是「美國的自由」。他只是把美國看成一個「富饒的國家」，他在那兒可以攢下足夠的錢來購買土地。

基輔省邁德溫村的一個僱農，波利斯·費奧凡諾維奇·格里哥倫科，也爲了同樣的理由，離開他的故鄉，到海洋的那一邊去。他聽說：在美國，工人們穿得漂亮，戴氈帽，睡在單人牀上，同時他聽說攢錢根本沒有問題。

然而俄國的僑民們在美洲的樂園裏發現的不是優厚的工資，不是自由和平等，而是慘無人道的剝削，無法挽救的失業和各方面的墮落。

「我正在找工作呢，」這是僑居美國的俄國農民學會的第一句外國話。

庇奧特·普森科在加拿大飄泊了十年，從這兒流浪到那兒，嘴唇上也老是掛着這同樣的一句話：「我正在找工作呢。」

他定居在城市裏的希望完全斷絕以後，便把行李往肩膀上一甩，動身到農村去了。他有

好多次在露天的火爐上煮他的吃不飽的晚餐，好多次在露天裏過夜。

庇奧特·普森科第一次踏上美洲的土地時，還是一個有希望的二十歲的藍眼睛的小伙子。在加拿大過了十年以後，他既沒有掙到錢，也沒有得到土地，既沒有家屬，也沒有自個兒的家。他茫然地過了十年飄泊的生活。

波利斯·格利哥倫科和費奧多爾·瑪楚克到了紐約。在國內的時候，他們不得不爲他們每天的麵包去幹苦活，可是到了這兒，他們簡直不得不爲每天的麵包而奮鬥了，因此瑪楚克立刻就想到祖國來。他的佛爾卡·拉多什欽斯卡雅村是貧苦的，但那總是自個兒的家呀，比起對待工人冷酷而殘忍的這一座龐大的異國的城市，那兒彷彿就是天堂了。然而回國是需要錢的，他手中却一文不名。

費奧多爾·瑪楚克在紐約過了大約兩個月。在這兩個月內，他的日子過得比在國內的時候還要艱難。一切掙大錢的希望很快地消失得無影無蹤。此刻他不再去找掙錢多的工作，什麼活他也願意幹了。最後，靠着一位本國同胞的幫忙，他在布魯克林的一家纖維素工廠裏找到了一個工作，然而他的心情是不暢快的。「我得幹下多少活，」他想，「才能掙到旅費，還清債務啊！」

瑪楚克的工錢很少，而且是不固定的。罷工爆發的時候，他跟大夥兒一同罷工。罷工結束以後，許多人都被解僱，這個俄國工人也是其中之一。這時他又沒有生計了。越來越多的

經驗使他確信，在美國，工人是得不到公理的。他的老闆可以隨便擺佈他。而且，在「自由的」美國，正如在沙皇的俄國一樣，沒有辦法可以約束一個老闆的。

一天早上，他到工廠去的時候（那個工廠製造眼鏡的角邊），老闆把他喊到辦公室去，什麼理由也沒有說，就告訴他已經把他解僱了。「你就是這樣被解僱的」——別的什麼話也沒有了！但是費奧多爾·瑪楚克馬上就懂得這是爲什麼緣故。

這件事是在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不久發生的。一切正直的俄國工人對十月革命都表示熱烈的歡迎。美國工人也抱着深切的關心和同情的態度注視着俄國發生的事件，衷心地希望俄國工人階級獲得勝利。

美國軍隊在遠東登陸的消息傳播出去的時候，紐約的工人們走出工廠，舉行了一次「不准干涉蘇俄」的示威運動。瑪楚克也參加了這次的示威運動，和美國工人們一道兒抗議美國當局運輸軍隊去鎮壓俄國的革命。

當龐大的示威行列走進第五街的時候，騎兵警察出現了。他們追上遊行的隊伍，用馬衝進前面的隊伍裏，把遊行的人們衝散。這時步兵警察向隊伍兩邊揮動他們的棍棒。一個步兵警察用一根橡皮警棍把瑪楚克狠狠地打了一棍。瑪楚克好不容易才從一條小街上溜走，他還慶幸自己只挨了一棍就逃脫了呢。但是等他在工廠裏被宣佈解了僱的時候，他才恍然大悟起來。他是一個好工人，除了因爲他參加示威遊行又參加過罷工以外，沒有別的理由會把他解

僱的。

此後他在紐約和布魯克林都不能找到工作了。於是他到郊外的農場去，在那兒一天幹十二個鐘頭的苦活，睡在頂樓裏面。

這便是費奧多爾·瑪楚克在美國過了九年的生活。

波利斯·格利哥倫科聽說美國的工人們生活過得「像貴族一樣」，戴氈帽，打領帶。他到了美國以後，也真正看到過這樣的工人們。後來他才曉得，一個人儘可以戴氈帽，打領帶，可是因為失業的緣故，照樣還是餓肚皮。這一個身材粗短，有一頭金黃色頭髮的從基輔省來的小伙子，人們也可以看見他戴一頂氈帽，打一條領帶——在紐約的街道上，在碼頭上，在郊外，在農場上。他儘管戴氈帽，打領帶，但他却是掙一文吃一文。

一天，一個擁有一所農場的法官把波利斯·格利哥倫科找去當一名僱工。這一個法官家裏除了豬和家禽以外，還有四十條母牛和幾匹馬，但他只用了兩名僱工。格利哥倫科搬運木材，備辦飼料，照料牲畜，還要擠牛奶。一天幹十七個鐘頭的活，他所得到的也不過一塊多錢。

柯爾尼·薩迪拉科在美國的生活稍微不同一點。因為沒有錢，他沒有能夠到北達科他州去；所以他永遠不知道那個德國殖民者的兒子們在那兒幹些什麼事兒。他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最初兩年，他在匹茲堡地方賓夕伐尼亞煤礦裏時不時地幹活，但是歇工的日子總比幹活